
臺灣客家族群史

【移墾篇】(下)

臺灣客家的初墾與二次移民

計畫召集人及作者：劉還月

總召集人／鍾肇政

副總召集人／陳運棟

副總召集人／楊正寬

總論／鍾肇政

移墾篇／劉還月

產經篇／張維安

政治篇／蕭新煌

社會篇／徐正光

語言篇／羅肇錦

民俗篇／劉還月

學藝篇／梁榮茂

人物篇／陳運棟

臺灣客家族群史·移墾篇／劉還月作——初版

，——南投市：省文獻會，民90

冊；公分

參考書目：面

ISBN 957-02-8210-X(一套：平裝)

1. 客家—歷史

536.211

90005297

臺灣客家族群史 移墾篇(下)

發行人：楊正寬

計畫總召集人：鍾肇政

本篇計畫召集人及作者：劉還月

封面設計：李男工作室

出版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

地址：南投市中興新村光明一路二五二號

電話：049-2316881

印刷：元帥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地址：臺中市南屯區東興路二段34巷28號

電話：04-24737999

定價：230元

中華民國九十年五月三十一日初版

ISBN:957-02-8210-X

目錄

〔下冊〕

第四章 271

墾地守隘建家園

—宜蘭的客家人腳蹤

第五章 293

處處爲客處處家

—移墾花蓮的客家族群

第六章 385

後山尋客千百度

—隱藏在臺東地區的客家人

第七章 427

不能震毀的客家

—九二一大地震肆虐的客家庄與客家人

作者簡介 513

第四章 墾地守隘建家園

一 宜蘭的客家人腳蹤

也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，就喜歡開車在高低起伏、左拐右彎的蘇花公路上，似乎只要突然的一個大轉彎，眼前便是一幅令人心悸的風景，每一個轉彎，彷彿也是一個風景的大冒險，尤其是第一眼接觸到東澳灣的湛藍風景，即使見過無數次了，每一次依舊還是一種驚艷！蘇花公路上的驚艷起起伏伏的旅程，當然也包含了許許多多的故事，幾次刻意地在東澳灣停留，識與不識的住民，提供了許多歷史的浮光掠影，從蘇花古道的路徑，清兵設置的營壘，……到一波波的移民潮，最讓我驚訝的是，客家人不只利用這條古老的道路移民，甚至，還有許多人就散居在蘇澳到和平間，許多大小不一的聚落裡，可惜說故事的人無法指出這些客家人確實落腳的地點，小小的線索埋在心裡，幾年之後，竟也成了一種懸念。

許多年後，透過宜蘭文史工作者吳永華的《蘇花古道宜蘭段調查研究報告》，找到了第一位落腳在蘇花海岸的客家人劉利靜，書中對劉先生的基本資料有完整的敘述：

劉利靜，大正一年(一九一二年)生，現年八十三歲，新竹縣關西燥坑人，大正十三年(十三歲時)，隨其祖母、母親、二位伯叔一起來南澳採樟腦，當腦丁。當年來時，臨海道路尚未開通，他們一行是走古道至南澳，當時交通多賴此路，從蘇澳白米甕——猴猴坑——烏岩鼻——東澳——烏石鼻——大南澳浪速。劉老先生對於路線大致尚有印象，而他最熟悉的是烏石鼻至大彎段，屬南澳這一

面。因為他在大彎山腳下的八仙宮已住了七十年，除早年採樟腦外，後來也常在山上採金線蓮及雲母石礦……¹

親訪大南澳八仙宮，雖是鐵皮建築的簡陋神壇，處處可見還在建設中的痕跡，老人家一開口，鄉音未改的親切，像極了家鄉的父祖長輩，應該是語言帶來的親切，老人家其實是相當健談的，當然大部份的話題都是繞在花了幾天幾夜，翻過多少山頭，吃過多少苦頭的客家人移民後山的故事，他還非常清楚，東澳那裡曾有腦寮，大南澳一帶曾經有過多少腦寮，……而這全都是客家人典型賴以維生的產業。

原本不常跟大海打交道的客家人，來到大南澳，竟有許多人就選擇在靠海的漁村，和海做一輩子的朋友，他們選擇的地方叫做朝陽，居民只有百來戶，卻有噶瑪蘭人、福佬人，戰後新住民以及客家人，依照移民時間以及移民地點的不同，居民之間彼此都知道誰是蘇澳組，誰是羅東組，誰是淡水組，以及誰是新竹組，新竹組也就是日本時代，從新竹州移民而來的客家人。

日本時代開始陸續遷移而來的客家人，最多時約有五、六十戶，大多聚居在朝陽這個小漁村，也有零星的幾戶落腳在南澳溪南岸的海岸聚落，經濟的來源，每個階段都不太相同，最初他們選擇在這裡落戶，是因為海岸山脈上茂密的樟樹林，不僅是伐樟熬腦的好地方，山林間許多原生的物產，也是重要的經濟來源，太平洋戰後，樟腦業為之沒落，客家人只得重新開始學習討海生活，除了捕魚之外，也參與養殖、定置網等產業，以維持日常生活中的經濟所

1、引自1994，吳永華著《蘇花古道宜蘭段調查研究報告》頁97-109。宜蘭：宜蘭縣立文化中心。

需。

典型的漁村生活型態，加上和福佬人、噶瑪蘭人混居，朝陽的客家人，日常的生活，幾乎沒有什麼機會呈現出客家文化的特色。信仰中拜的是媽祖廟，講的是福佬話，住的房舍也沒有什麼特色，若不特別開口去問，根本無從去發覺誰是客家人，不過客家人倒也是個向來堅持傳統的民族，幾個客家人聚在一起，客家話便出籠了，可能是因為日久未用的關係，話顯得生疏，但同樣令人感到親切。

朝陽里的老里長劉興郎先生，可能是這個地區，保留最多客家文化的人，來自新竹新埔的劉家，是家中的老么，日本時代，由於家中人口眾多，耕作的農地不足，無法養活一家人，兄弟們乃紛紛到外面自謀生活，劉興郎隻身來到蘇澳，原本想搭船到後山去，聽說南澳滿山遍野的樟樹沒人要，他才走了兩天兩夜，來到南澳採樟維生，當然也就在這裡落地生根。雖然離開家鄉五、六十年了，但他堅持每年都要回到故鄉掃墓，還特別找到一本新竹縣劉氏族譜，希望孩子不要忘記自己的出身及輩份，過年過節，客家式的板食還是按例製作，年三十凌晨的拜天公，二月二日依舊打(製作)菜包拜伯公，四月八日還是要吃艾草板……這一切，顯然是因為老人家的堅持，才能夠一直留存下來。

蘇花公路起點的蘇澳，不只是整個蘇花公路沿線客家人遷徙的重要中途站，事實上，幾乎所有從北路南下後山的客家人，也是以蘇澳做為重要的驛站。無論是翻山而來的客家人，或者是乘火車到基隆再南下的客家人，都必須來到宜蘭平原最南端的蘇澳，再選擇陸路或者水路，以竟未完成的移民之旅。因此，蘇澳曾經留有過許多客家移民的腳跡，當然也有少數客家人就在這個地方居留下來

了。

嚴格說來，客家人最早來到蘇澳，並不是因為日本時代的客家人大移民。早在吳沙入墾噶瑪蘭之後，便有客家人被派到這一帶守隘，清嘉慶二十年(西元一八一七年)，更有三十二戶的汀州籍客家人入墾蘇澳以北之地，並設隘守護，地名也就叫做隘丁，直到今天，這裡還留有早期守隘的遺跡，以及後來轉換成民間信仰的兵將，更有為了防禦原住民出草而蓋的石板室，另外，蘇澳鎮的四座三山國王廟，由北到南分別在新城、隘丁、港邊以及聖湖四個地方，正好沿著山腳連成一條線，明顯可以看出早期來到蘇澳守隘客家人分布的痕跡。

自清以降，便因港灣而繁榮的蘇澳，到了日本時代，更被積極規劃為東北部最主要的商港，戰後歷次的重大經濟建設，也都沒有遺忘蘇澳港，使得這個通往後山的門戶，一直都呈現出商機鼎盛的狀況；加上蘇澳開發史上，最多的移民都屬於泉州人，語言和文化都屬於福佬系統，人口少，勢力單的客家人，在這裡只有被同化的分，甚至有許多客家後裔，都不清楚自己的族群身份了。

第一節 平原上的隘勇後裔

從蘇花公路追索回蘭陽平原的客家人，許多現象其實都是很相像的，表面上整個大蘭陽地區都是福佬人的世界，客家人彷彿是不存在的，認真去探究，看見的客家人，卻是從清代吳沙入墾的噶瑪蘭，便開始遷徙到這個地方，而這些客家人，彷彿全都是隘勇的後裔……。歷史寫得非常清楚，一心一意佔據噶瑪蘭的吳沙，帶來的千餘位墾民中，大多數是和吳沙同籍的漳州人，其他的泉州人和客

家人佔的數量相當少，主要是爲了利益的分配化及管理上的方便，人少勢單的客家人，只得服從勢力龐大的漳州人指揮：

沙所召多漳籍，約千餘，泉人漸乃稍入，粵人則不過數十，爲鄉勇而已。²

雖然客家人要擔負比任何人更危險的工作，卻無法分得土地，但起碼還可以有一口飯吃，也因此，隨著噶瑪蘭的墾拓日盛，來到這裡謀生的客家人也漸多：

(嘉慶)四年……是時漳人益眾，分地得頭圍至四圍辛仔羅罕溪；泉籍初不及二百人，僅分以二圍菜園地，人一丈二尺；粵人未有分地，民壯工食，仰給於漳。四、五年間，粵與泉人鬥，泉人殺傷重，將棄地走，漳人留之，更分以柴圍之三十九結、奇立丹二處，人四分三釐。化及三人者，戒約其眾毋更進，亦相安矣。³

也不知道是不是這次客家人用武力取得勝利，讓更多的客家人前仆後繼地來到這個處女地，但人數不管怎麼多，都不過是福佬人的十分之一而已：

(嘉慶)七年，三籍人至益眾。漳人吳表、楊牛、林石盾、簡東來、林膽、陳一理、陳孟蘭，泉人劉鐘，粵人李先，乃率眾一千八百十六人，進攻得五圍地，謂之九旗首。每人分地五分六釐。漳得金包裹股、員山仔、大三鬮深溝地。泉得四鬮一、四鬮二、四鬮三渡船頭地。又自開溪洲一帶，粵得一結至七結地。⁴

長期仗著人多勢眾，處處欺壓他籍人士的漳州人，雖然佔盡各

2、引自1996，姚瑩著《東槎紀略》頁70。南投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翻印本。

3、同註2，頁70-71。

4、同註2，頁71。

種便宜，然而還是難免會碰到泉州人和客家人合力抵抗的局勢，只可惜漳州人的勢力實在太大了，無論泉、客兩籍人士如何結盟，結果卻使得漳州人的勢力更爲擴大而已，客家人也只好他遷到山邊的地區去：

(嘉慶)十一年，由前漳、泉械鬥。有泉人走入蛤仔難者，泉人納之，亦與漳人鬥。阿里史諸番及粵人本地土番皆附之，合攻漳人不勝。泉所分地，盡爲漳有，僅存溪洲。鬥幾一年始息。阿里史諸社乃自開羅東居之，潘賢文爲之長。十四年，漳、泉又鬥，漳人林標、黃添、李觀興各領壯丁百人，吳全、李佑前導之，夜由叭哩沙喃潛出羅東後，逕攻之。阿里史眾驚潰走，入土番社內，漳人遂有羅東。已復和。泉人乃自溪洲沿海開地至大湖，粵人乃至東勢開冬瓜山一帶。此皆十五年前事也。⁵

把上述的每一個分段歷史連接起來，大體可以追索出客家人在宜蘭移墾的痕跡，客家人最早隨吳沙進入噶瑪蘭，在頭圍(頭城)一帶擔任鄉勇，以保護來此開墾的漳州人和泉州人，嘉慶四年(西元一七九九年)，漢人的墾拓事業到了礁溪的三民村以及詩結村，由於客家人無地，於是搶奪了原本屬於泉州人的頭城、二城里一帶的土地，到了嘉慶七年(西元一八〇二年)，客家墾首李先和他籍人士結爲九旗首，進墾現今宜蘭市附近的土地，客家人所分得的一結到九結之地，則爲現今的宜蘭市北津里、茭白里一帶。

清嘉慶十一年(西元一八〇六年)，臺灣西部的分類械鬥，引爆了宜蘭地區長久以來不同族群的心結，泉州人乃聯合了噶瑪蘭人，從西部流亡到宜蘭的平埔族人以及客家人，試圖一舉擊敗漳州人，

5、同註2，頁71-72。

沒想到弱者的結合，力量還是太過單薄，蘭陽溪以北的土地，反而全部淪入漳州人之手，客家人只得退到溪南，落腳於現今的冬山一帶地區。

今天，我們重新尋找蘭陽平原上的客家人，大概也只能從冬山開始尋找了，位於羅東之南的冬山，舊稱冬瓜山，地理位置在蘭陽平原的南境，緊臨著中央山脈，清嘉慶十四年(西元一八〇九年)之後，客家人才初墾此地，從施添福教授研究的資料來看，沿山的各庄，都設有諸多墾隘。最東邊的阿兼城，設有頭圍隘、內城隘、民壯圍隘、火燒圍隘，以及阿兼城隘；冬瓜山庄設有八角隘；太和庄設太和隘；員山庄有零工圍隘；塞埔庄的墾隘則有大陂圍隘、當埔圍隘，再比對冬山地區現有的十座三山國王廟，其中六座創建的歷史源自於清代，這六座分別是符安村的得安宮和振安宮，位於冬山最西境；廣興的廣安宮，在得安稍北之位；鹿埔的鎮安宮，位於冬山的西南境；東城的鎮安廟和大興的振安宮，都在阿兼城，這些地方都是早期設置墾隘最主要的地點。墾隘和三山國王，竟然同樣都是為了防守原住民而存在的，「因為山區居住的原住民泰雅族人，時而翻山越嶺或順沿蘭陽溪而下，出草殺人，客家人……聚集的地方，譬如員山鄉、冬山鄉，和三星鄉鄰近山嶺一帶，客家人都能彼此合作，相互支援，他們不但要養家活口，還要顧全身家性命，在古早時代沒有任何保障的情況下，相信鄉土守護神會給他們帶來幸運和保佑，於是三山國王的奉祀，便隨著移民團體的腳步，到處林立……」⁶

6、引自徐惠隆著《走過蘭陽歲月》頁138。臺北：常民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。

在中國，三山國王雖屬粵籍人士崇祀的山神，到了臺灣，信仰的對象已不單純只是客家人士，尤其是宜蘭地區為數眾多的三山國王廟，客家的人口所佔的比例又甚低，而且有些分香廟，主其事者根本是福佬人，因此難免有人會提出三山國王是否能夠完全代表客家信仰的疑慮，不過比較可以肯定的是，清代創建的三山國王廟，跟客家人的關係明顯比較直接，證據也相當清楚，像是在羅東的北城，冬山的丸山、大興、得安、順安等地，庄裡的廟中都有客家籍開拓先賢牌位。⁷至於宜蘭的鄉土史研究者徐惠隆，更是直接指出：「凡是有三山國王廟的地方，絕大部份可能是早先客家人所開拓的地點，經過了兩百年來的滄桑變化，客家人的生活、語言及信仰，都被漳、泉兩籍同化，所以我們便稱呼為『河洛客』……。」⁸

實際採訪的過程中，令人訝異的發現是大興火燒城的振安宮，原建之說竟然始於清康熙二十三年(西元一六八四年)，由名叫陳振福的墾首，率領三十六位族人和一尊三山國王，從臺北越過三貂嶺古道，進入宜蘭平原，卻在噶瑪蘭族人的抵制下，一路往南尋找可以安身立命之所，最後終於在火燒圍找到墾地，並建草屋供奉三山國王，因而振安宮不僅是宜蘭地區最早的三山國王廟，更是宜蘭地區歷史最悠久的廟宇。

火燒城的耆老們都相當肯定，他們的祖先不是跟吳沙來到宜蘭的，早在康熙年間，也就是早在吳沙百餘年前，先人便翻山越嶺來

7、參閱邱彥貴〈宜蘭溪北地區的三山國王信仰——自傳說看歷史性的族群關係論述〉《「宜蘭研究」第二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頁266-293。宜蘭：宜蘭縣立文化中心。

8、同註6。

到此地，並和近山的泰雅族人結盟，約定彼此互不侵犯，過了百餘年後，吳沙帶來了大批的漢人，加上西部流亡而來的平埔族人，嚴重衝擊溪南的生態平衡，漢人爲求自保，才在火燒圍設置墾隘，火燒城也在這時候才進入漢人的歷史。

如果振安宮的傳說屬實，那麼漢人成功進入宜蘭的歷史，應該要往前推進百餘年，而且是由客家人開啓的，只可惜缺乏其他的史料可資佐證，而即使能證實這個傳說的真實性，也因為屬於小規模的墾拓，和整個大環境的開發並沒有太大的關連，因此較容易爲歷史所忽略；今天，站在臺灣客家的拓墾歷史來看，這個傳說當然有相當重要的意義，另外，在草埔圍的得安振安宮，香火就是從火燒城分香過來的，因廟中供奉的「開得安村三十六位先賢神位」，雖然並沒有言明是否就是陳振福等人，但從兩廟的親戚關係以及兩庄人的親戚關係，不難看出這三十六位先賢，應該就是最早入墾的那三十六位先人了。

客家人入墾火燒圍的傳說是留在少數耆老們的記憶中，然而，對大多數身上流有客家血液的漢人來說，我們甚少在乎過自己真正的身世，當然也沒什麼機會去思索自己是不是所謂「河洛客」或者「福佬客」的問題了。不過在西北邊的廣興村，則有不同的情形出現，供奉三山國王的廣安宮，供奉有「北成先賢功德歷代陳燕臺、劉阿先、劉阿納進祿住」，村人也都很清楚，他們的祖先從羅東的北成客人城移來時，同時把三山國王遷到此供奉，祿位牌上的三位客籍人士，相傳便是最早入墾羅東的客家人，他們墾拓的北成一帶，也就稱爲客人城，只是今天，北成的客人城已完全不再見到客家人，廣安宮每年二月底，慶祝三山國王生日的進香活動，目的地竟然是新竹縣的新埔鎮，然這兩地的三山國王以及客家人必有密不

可分的關係。

第二節 溪南最後的客家人

冬山西境的三星鄉，不只是宜蘭平原客家人最後的落腳地，也是客家人聚居最多的地方，更是至今仍保留相當的客家母語的地方。

客家人最後會聚集在三星，有歷史及地理等方面不同的因素，在歷史方面，清嘉慶十一年(西元一八〇六年)，來自西部地區的流亡平埔族人，在羅東和泉州人、客家人結盟，企圖反撲漳州人失敗，羅東反而成了漳州人的天下，三年後，漳泉又發生衝突，這一次，平埔族人所居住的阿里史被漳州人攻陷，族人四處流亡，「後來粵人也向今之冬山和三星謀出路，故目前三星鄉之客家人，約佔全鄉人口之十分之二強。」⁹

以地理的情勢來看，三星是蘭陽平原中，腹地最小的地區，北為雪山山脈，南是中央山脈，泰雅族人一直分居在沿山各社中，在前清時代，是最危險的地方；再者，漢人從北方入墾，距離這個地方相當遙遠，加上嘉慶九年(西元一八〇四年)，從西部來的平埔族人，以這裡做為交通的孔道，漢人自然不會以這個地方做為安身立命之所，因此當客家人失去了羅東美好的墾地之後，除了一部份人入墾冬瓜山之外，更有人向西遷移，試圖在完全沒有其他漢人佔墾的破布烏、月眉、天送埤……等地，找到生存的最後希望！

9、原文引自白長川〈蘇澳開拓史考〉，轉引自1998年，涂麗娟編《鄉愁中的夢土——宜蘭天送埤的流離歲月》頁22。臺北：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出版。臺北：臺灣常民文化協會執行製作。

佔總三星人口數五分之一的客家人，分散在每個村落中，清同治初年，陳輝煌邀集平埔族人和漢人等十九位墾首，共同開發的十九結地。透過這一次墾首力量的整合，客家人也參與其中，同治中期以後，陳輝煌的勢力範圍擴及到銃櫃城(今三星鄉田心仔)、破布烏、紅柴村、月眉、番婆州…等地，客家人的分布也隨著遷移與擴張，除此之外，日本時代之後，由於西部地區生存環境日益惡劣，加上其他諸多經濟以及政治方面的問題，迫使許多西部的客家人直接翻過拉拉山或李嶼山，直接進入蘭陽平原，或者乘坐火車，一心想到後山尋找新天地，卻因為某些原因，因而留在宜蘭，這些不同時代進入宜蘭的客家人，其中有大多數都聚居在三星鄉一帶。

今天的十九結，行政區域屬於拱照村，舊地名則稱為阿里史，這也是西部平埔族人進入宜蘭之後，最早建立的據點之一，如今主要的聚落可分為安農溪之北的十九結以及溪南的阿里史，十九結地以泰安宮為信仰中心，住民大多為漢人，其中還有部份熟知自己客家身份的客家後裔，可惜語言、文化已完全被福佬人同化了。阿里史則是平埔族人的主要聚落，共同的信仰中心是顯微宮，村人應該大多數是平埔族人，可惜連他們自己都不是很清楚，至於客家人對他們而言，是較為陌生的！

銃櫃城顧名思義，乃指設有防禦用的銃櫃之意，很清楚是因開墾時期，用來防範原住民出草的設施，是一個墾拓時代留下的聚落，和鄰近的田心、阿里史一般，早期都設有墾隘，如今只是一個小型的集村，客家人的印象，只留在極少數老一輩人的心目中。

今稱三星的月眉聚落，客家人的聲音和文化，都是有某種程度的保留。事實上，這裡起碼有西部平埔族人、噶瑪蘭族人、福佬人、客家人和其他族裔的人混居，平常主要的語言屬福佬語，信仰

與文化都屬於福佬系統，不過只要稍留意，客家話還是偶可聽見，透過訪問，更可以發現，早已成爲三星行政、商業中心的月眉，客家人約佔有十分之一，老一輩移民的記憶中，他們是爲了上山採樟腦而來的，日本時代以後，太平山開發爲採木場，客家人扮演了相當重要的伐木角色，而月眉正是太平山和羅東的中繼站，許多客家人乃以此地爲安身立命之所。

月眉往西，宜蘭平原三角洲的極西，還有幾個集村，其中有客家人分布的地方是破布烏和天送埤；破布烏分頂破布烏和下破布烏，清代時爲西部平埔族人所建的阿東社地，如今的行政區域分爲雙賢以及仁和兩村，主要的居民爲平埔族人，客家人佔的比例也相當地高，可能是宜蘭平原中，客家人口比例最高的地方。

天送埤也是西部平埔族人最早所建的舊社之一，部落外圍還留有舊時懸掛死者屍體的馬麟樹，報導人潘劉如小時候就曾看過掛在樹上風乾的屍體，這是平埔族傳統的喪葬禮俗，村人並不覺得有什麼特別奇怪之處，部落中的客家人並不多，大多和平埔族人通婚混居，今已難找到絕對的客家家庭，客家話在這裡也沒什麼流通的空間，不過絕大多數村人都知道，每一個人不同的「底」，潘劉如說：「平埔底的人不免回到祖公地掃墓，客家底的人每年都要回到西部去掛紙，很好分的！」

客家人選擇在近山地區生活下來，早期大多是因爲平原上的田野早有所屬，近山地區必須時時面對原住民出草的威脅，噶瑪蘭人以及福佬人視爲險地，大多不願意接近，自然形成了一條雙方勢力對峙的緩衝地帶，客家人卻因無地可耕，爲了生存下去，只得在危險中自求多福，日本時代以後，原住民出草的威脅早已解除，客家人仍選擇在近山地區或者丘陵地帶建立家園，最主要是因爲生產的